

海上杂文家

自选丛



z i y u a n c o n g s h u

刀 与 笔

虞 丹

haishang

上海文艺出版社

刀与笔

海 上 杂 文 家 自 选 丛 书

虞 丹

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王聿祥

封面设计：袁银昌

海上杂文家自选丛书

刀与笔

虞丹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邮件：cslcm@public1.sta.net.cn

网 址：www.sl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港东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5 插页 2 字数 178,000

1999年5月第1版 199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500册

ISBN 7-5321-1907-6/I·1541 定价：12.50元

序 言

何满子

杂文是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的艺术，因此也是人格的艺术。骗子大谈道德，娼妓鼓吹贞节，人必以为可笑。周作人的文章未始不好，如果他谈学问，议论哲理或人间趣味，那不妨听听；如果他俨乎其然地诛邪伐恶，痛陈时弊，那么即使看似正言说论，但人们对照他的节操人品，就会觉得滑稽乃至恶心。

或曰：周作人是名人，他的生平以及最终当了汉奸的丑行人皆知之；换了一个不明底细的人，旁人怎么能辨别呢？能。有道是“风格即人”，最擅矫揉作态的伪君子也终究掩饰不了。姚文元在没坐直升飞机进入造反司令部之前，明眼的读者不是早已看出来么？一篇两篇文章或许会得逞，写多了就必然败露。一般说人们总能从文章里看出人格来。

当然，这里是指人的大节，天下没有完人，小毛小病人皆有之。做人的基本道德出格了，任他说得怎么冠冕堂皇，花团锦绣，人们对照其人品，就会觉得此人不配写杂文，反倒只配作杂文的对象。

人的品格通常在非常时期和非常环境的考验下最易显露真相。以虞丹为例，他四十年代就从业新闻，解放初是继程大千之后的上海《新民晚报》的第二任总编辑，以后调到市委机关，经常和张春桥打交道，如果骨头软一点，飞黄腾达有望；但他终于为张春桥所嫉忌，所排挤，在昏乱的年月保持了清白之身，这是很不容易的。我想，能辨是非义利是一条，不热衷于名位是第二条，就这两条，他就站住了。

我和虞丹交往已经很晚，大约是七十年代末，我读了一篇署名虞丹的关于控诉杀害张志新烈士的凶手的罪行的杂文，很令我动容。我问赵超构：虞丹是何许人？他说：就是蒋文杰呀。蒋文杰我早知其名，但没有接触过，只知道他和我的一位“同案犯”曾卓是朋友。直到此后好像由拾风介绍才结识，但他的性格我仍主要是从他的杂文中感知的。所感知的最鲜明的印象，是他的文格和人格的一致。读者无须探究其心性如何，只要读他的杂文就知道了。

看来，他的第一特点是朴素，表现在他的为人和他的为文都是这样。正所谓言为心声，写出来的就是他心中所想的。读者以为要做到这点很容易么？不。许多文人要做到下笔不矫揉，不矜持，不“做文章”，无宁是很难的。从实招来，我自己就不大做得到，哪怕我尽量想做到这样。讲一点小处，有时想让文章做得“漂亮”，不由自主地想在行文之间耍点花样，这就是不朴素。虞丹的杂文常常开门见山，明心见性，快人快语，向读者直扑而来。说也奇怪，唯其朴素，乃见蕴藉，乃见言外之音，乃见其辐射力和穿透力。因此，虞丹的杂文既不弯弯绕，也不衒学。直捷痛快而不见枯窘；以他读书之多而不很以引证缘饰反见洗尽铅华。人称朴素是文章的最佳境界，信然。

近年来,我和虞丹在《上海滩》杂志《沪滨三家村》栏目中合作,晤谈的机会极多,彼此可说无所不谈。照理他的为人在直接频繁的接触中了解应更多更深,但他给我的印象由他的文章形成的远较直接晤对的为多。所以他要我为此集作序,我仍只得写出我对他的文章的读得。读者诸君也必须从他的文章来验证我的是否知言。是为序。

1998年夏于上海一统楼

自序

这些年中，出过两本杂文集。一本是《当代杂文选粹·虞丹之卷》（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一本是《做官与做人》（吉林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本自选集，从湖南本中选录了十五篇；从吉林本中选录了六十四篇；从近两年发表的作品中选录了三十一篇。选录的方针可以称为“厚今薄古”。分成三辑。另一辑是杂文，第二辑是微型杂文。一九九五年《上海滩》开辟了专栏《沪读三家村》，我是其中的一家。短到三五百字，长亦不逾千言。这种文体，我姑名之为微型杂文。第三辑是散文，哀悼逝者的抒情、叙事之作，议论少一些。按照绀弩的大杂文概念，诗也可以归入杂文，散文更有权利划进去了。

读者来信，爱问这个问题：怎么写起杂文来的。说来话长，短说如下：

我是半个汉口人。高小、初中、高中都是在汉口、武昌读的。高小五六年级时，爱读两本书。一本是冰心的《寄小读者》，一本是亚米契斯著、夏丏尊译的《爱的教育》。到初中一、二年级时，迷上巴金。喜欢读爱情三部曲和《家》。还读了巴金译的几本无政府主义著作，读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时，激动得直流泪。到初中三年级时，阅读兴趣发生变化，崇拜鲁

迅。我曾托一个同学的叔父(他在汉口邮局工作)去上海时,代买《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编》和《且介亭杂文末编》。我是一个穷学生,买书的钱是从几角几角的稿费中积蓄出来的。一个十六岁的孩子,怎么读得懂鲁迅?现在回忆起来,我也觉得不可思议。只能归因于时代使之然。一九三七年夏天,曾卓和我在汉口《时代日报》上办了一个杂文副刊《偶语》。我写了一些什么文章,记不起来了。只记得曾卓模仿鲁迅的《立此存照》,用路隽的笔名写了一个专栏《恐口无凭》。

鲁迅影响了我一生。作文学鲁迅,做人同样学鲁迅。在鲁迅思想指引下,我走上抗日救亡的道路,走上反对蒋介石政权的道路,走上革命的道路。

一九四五年的冬天,我和陈向平到虹口窦乐安路宦乡寓所串门子,不意重逢邵荃麟。荃麟见到我,很高兴地说:你长大了。谈天说地之中,荃麟提出一个问题:当代中国,谁的思想影响最大?他们三人,你一言,我一语,都说要推毛泽东。独有我持异议。我说,应该算鲁迅。听了我的话,他们三人先是愕然,接着是莞尔一笑。谈话就收场了。荃麟走时,悄悄地对我说了一句,你长大了,但没长高。一九四八年七月,蒋介石勒令南京《新民报》永远停刊。我转移到香港。组织关系没有转到。夏衍、荃麟心急,要我重新入党,以后再申请恢复党龄。在重新入党之前,荃麟用一个多月的时间,辅导我学习刘少奇的《修改党章的报告》,重点辅导放在论述毛泽东思想的那一节。我明白荃麟的心,这是年高的长者对年低的稚者的赤诚的期待:“新松恨不高千尺”,到香港后,读到毛泽东著作增多了,《论持久战》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两本,我是当作方法论来学习的。不过,我灵魂中供奉的圣像仍然是

鲁迅。几乎可以说，在我倦怠时，在我困惑时，在我遇到挫折和受到委屈时，在我被击倒在地又被踏上一脚时，棒喝我的，鼓舞我的，支撑我的，总是鲁迅的声音：

“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可诅咒的时代”。

荃麟于一九三八年在金华办了一个综合性的杂志《刀与笔》。我很爱这个刊名，借用来作为这本自选集的书名。令人怅惘的是，荃麟走得太早。如果现在依然健在，他一定允许我借用的。

鲁迅曾对冯雪峰说：新中国诞生后，我还可以当个小兵，用笔。回顾我这一生，也就是在笔阵墨垒中当一个小兵。

感谢何满子作序。感谢江曾培、王聿祥为本书的出版所作的努力。

目 次

序言	何满子	1
自序		5
驳“割一刀有什么了不起”		1
缚舌、断舌和断喉		3
诸葛亮斩马谡赞		7
替管仲说几句话		10
被民主遗忘的角落		12
孙冶方的风骨		15
马为知己者用		17
代秋瑾申诉		20
怎样对待先哲		23
释“无为而治”		25
学术自由,何惧之有		28
夜读偶感		32
读诗有感		35
硬骨头性格		37
史无前例与史有前例		39
糟粕中也有精华		42
毛泽东和李达的一场争论		45

两个真实的故事	48
说梁漱溟	51
审“驸马”	53
还鲁迅以公道	56
何必责古人	59
名花零落雨中看	62
似是实非的名言	65
天地英雄气	68
念陈独秀	70
梁启超还债	73
话文风	76
批判的生命是谨严	79
新《十八扯》	82
“落后挨打论”质疑	84
“狗道主义”举隅	86
善夫！黑格尔之言	88
假如孔子复生	91
朱元璋教子	94
关于儒商	96
西门“大款”	99
邓广铭服善	101
举错了旗帜	104
案外的感想	107
丁日昌现象	109
熊十力现象	111
多头蛇	113

“贿随权集”	115
彭德怀改诗	118
周恩来的遗言	120
反对韩文公	122
列宁的豁达	125
关于恶	128
求同存异	131
关于新三纲	134
做官与做人	137
夏衍的感慨	140
黄摩西的创见	143
刑可上大夫	146
陈老总讲“放风筝”	148
这回不是“戏说”	150
“芭蕉叶最大” ——《绿色呐喊》书后	152
洗冤风	155
扫垃圾	157
责鼠从宽	159
张恨水论高衙内	162
重读《芳草天涯》	165
治吏	168
不许诋毁崇高	170
新潮人物旧魂灵	172
血书与悖论	174
向谁告别	177

孟尝君谏父	180
周恩来的调和	183
急不得	185
徐光启化西	186
听夏衍谈副刊	188
冯友兰处方	189
大转折中的迷惑	191
不求大士杨枝水	193
官官,商商	195
跑官真言	197
金链	198
说“三光”	199
贪官呼“冤”	201
并非“自我夸张”	203
管好一把手	205
介绍一篇通讯	207
新形式的叛徒	209
老百姓都是老板	211
抑巨室之难	213
无形的鸦片	215
拾风谈香港旧事	217
答“推敲”	219
找到了金光大道	221
为历史开生面	223
传家宝救驾	225
历史的感喟	227

“冯根生”难题·····	229
批你没商量·····	231
周恩来说公、私·····	233
金玉良言·····	235
谁主沉浮·····	237
历史偻头偻脑·····	239
香港回归一年·····	241
别矣！老将·····	243
“浑厚华滋我民族”·····	246
送姚奔·····	248
沈尹默和《夜光杯》·····	250
送拾风·····	255

驳“割一刀有什么了不起”

张志新烈士就义之前，竟被割断气管。这是“四人帮”犯下的又一罪行，干出的又一兽行。在发表张志新烈士惨案的同时，报上还报道辽宁有一场关于切断犯人气管的争论。其中说，过去有的同志曾对切断犯人气管的作法表示不赞成。有人议论说：这不是共产党的刑法，这样做太不人道。但有的领导干部却批评这种议论，说什么“人都要处死了，割一刀有什么了不起”。

报道中没有讲明这场要不要切断犯人气管的争论，同张志新烈士的惨遭杀害，有无直接联系。那末，我在这里只能发一点抽象的议论。

在这场争论中，赞成切断犯人气管的是一位领导干部，是一位手里有权、讲话算数的人物。按照争论的常规，总是不破不立，先破后立。这位领导干部应该针对论敌的主要论点，一个是“太不人道”，一个是“这不是共产党的刑法”，加以批驳才是。然而就像小偷回避作案地点那末胆怯一样，这位领导干部在争论中却回避了对方的主要论点。看起来，这位领导干部还不是一个昏聩到分不清切断犯人气管是一种惨无人道的兽行的人。

这位领导干部不但不是一个颞颈无知的人，而且是一个

聪明伶俐的人。他明知切断犯人气管“太不人道”，而且“这不是共产党的刑法”，但偏要作它的辩护人，编出一套不讲道理的道理来：人都要处死了，割一刀有什么了不起。记得意大利大诗人但丁写的《神曲》中说：在地狱里有一个魔鬼，自称生平最喜欢讲逻辑。这位领导干部的“切断气管有理”论，大约是魔鬼的逻辑了。

这位领导干部不但是一个伶俐的人，而且是一个玲珑的人。在他那里，是非跟着来头走，原则跟着乌纱帽走。只要摸到气候，明知无理，也要昧着良心说成有理，明知作恶也要昧着良心干它一票。

这位领导干部不但是一个玲珑的人，而且是一个乖巧的人。他是帮凶，“但他的帮法，是在血案中而没有血迹，也没有血腥气。”（鲁迅《帮闲法索隐》）如今东窗事发，冰山已倒，他又可以把自己应负的帮凶罪责，推到“左比右好”的极左思潮流毒的头上去了。他不过是说了两句错话而已。

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中，提出反对打猎的主张。他认为一个人贪看杀戮，哪怕是贪看杀戮野兽，经常领受这种享乐，也会变成残忍。林彪、“四人帮”不仅以动物为狩猎对象，而且以人为狩猎对象；不仅贪看杀戮野兽，而且贪看杀人，在杀人时还要动用惨绝人寰的酷刑。难怪“四人帮”及其党羽那么起劲反对人道主义，因为他们是什么性都有，就是没有人性的人。那么，这种“割一刀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主张，即令不是没有人性的人的主张，也是丧失人性的人的主张了。

（原载 1979 年第 2 期《民主与法制》）

缚舌、断舌和断喉

张志新烈士就义之前，竟被割断喉管。这本是一个大冤狱，又是一件大惨案。读报时，使我悚然，讶然，木然，使我愤怒，震惊，焦虑。

如果这个大冤狱、这件大惨案，发生在无声的旧中国，发生在黑暗的中世纪，我的反应，只有悚然和愤怒。但它发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发生在人民共和国内，不得不使我在悚然之外，又讶然，又木然；它发生在以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为宗旨的，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中，不得不使我在愤怒之外，又震惊、又焦虑。

报上说，当时知情的干警和群众，抵制和反对这种断喉的酷刑。他们指出：“这样做太不人道，不是共产党的刑法。”

说得完全对！这确实不是“共产党的刑法”，确实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刑法。那末，这是谁家的刑法呢？应该用历史事实来回答这个问题。

我的历史知识是有限的。据我所知，在中世纪的欧洲，在“神圣”的连微小的过失也没有的教皇统治下，对思想犯、政治犯执行烈火焚身的极刑之前，为了禁锢受害者发出谴责和抗议，采取的是缚舌之法。伟大的为真理而献身的战士布鲁诺；